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五

春秋質疑　　春秋類

提要

臣等謹案春秋質疑十二卷明楊于庭撰于庭字道行全椒人萬歷庚辰進士此書之旨以胡安國春秋傳意主納牖褒諱抑損不無附會於春秋大義合者十七不合者十三又於左氏公穀或採或駁亦不能悉當因為條

摘論列之如胡氏謂春王正月乃以夏時冠周月于庭則引禮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其祖證日至之為冬至即知周以子月為正月又胡氏謂經不書公即位為未請命於王于庭則引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越四月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成公八年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據此則錫命皆在即位之後數

總校官臣陸費墀

氏矻矻摘三傳之類而擷其華語多創獲其于筆削之
義邇矣然其議論務異而其責人近苛閒有勦公穀而
失之者以王子虎爲叔服公孫會自鄸出奔之類是也
亦有自爲之說而失之者卒諸侯別于内而以爲不與
其爲諸侯滕自降稱而以爲朝桓得貶之類是也庭少
而受讀嘗竊疑之歸田之暇益得臚列而虚心榷焉榷
之而合者什七不合者什三則筆而識之而質疑所繇
編矣愽士家謂三傳出而春秋散而胡氏執牛耳也呂

屈三者遞興廢然左氏不得與公穀並重矣荆公之時
胡氏書未出彼其睹漢以前儒為公穀氏之學者或用
以繩下或傅為峻文雖以董江都之賢治公羊與胡母
生同業不免于菑異事應之說而張禹之善左氏其流
為陳欽子佚以授王莽陰移漢祚其心竊非之是以敢
罷去之而不顧疑其治春秋者而并以廢孔氏之春秋
此荆公之大失也蓋至胡氏之學興而三傳茀廢矣非
胡氏之能廢三傳也左氏詳於事而畧於義後世讀之

預所謂所用之歷即周正者此也安在其行夏之時而見諸行事之驗乎故曰建子建丑而遂以子丑之月為春則胡氏之說非也何言乎以寅為春而胡氏之說亦非也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蔡沈曰商建丑故以十二月為正三代雖正朔不同然至于紀月之數皆以寅為首非獨蔡沈有是論也胡氏亦曰前乎周者以丑為正其書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后乎周者以亥為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

元年二月無氷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皆以為災而特書之則信乎以十一月為正月矣總之以冬為春者乃魯史從周而聖人因之而不變正所謂令用之吾從周者也至于告顏子以行夏之時則又斟酌百王所謂某有志焉而未之逮者與此正不相妨也以為冠夏時于周月之上則鑿矣

春王正月中

或問于余曰夏時冠周正此非獨胡氏之言而程子之

特以歷起于子丑終不如建寅者為盡善故孔子獨取
夏時焉而非謂建子丑為不可也惟秦以建亥為歲首
則不過區區厭勝之術而其去三正之義遠矣或曰與
其託之空言不若見之行事則以夏時冠周正不亦可
乎余應之曰行夏之時此平日論為邦則然非謂纂修
國史可遽改也信如胡氏之說使聖人修輿服志改周
輅為殷輅乎脩禮樂書改武舞為韶舞乎春秋一書本
為亂臣賊子而作所紀之王周王也所列之諸侯周諸

必自稱十有三年蔡宣公考父必自稱二十有八年鄭莊公寤生必自稱二十有二年曹桓公終生必自稱三十有五年陳桓公鮑必自稱二十有三年杞武公必自稱二十有九年宋穆公和必自稱七年秦文公必自稱四十有四年楚武王熊通必自稱十有九年傳曰先王建萬國以親諸侯又曰周之初封千八百國夫千八百國必千八百元年也紛紛不同尚謂大一統歟余應之曰古者諸侯國必有史史必以其君即位之歲紀元元

冢宰而書名春秋之予奪嚴矣然以天王之加禮于魯如此而比其崩也不奔其喪不會其葬恝然若行道之人焉于是武氏子求賻而魯若罔聞知也是尚有人心乎穀梁曰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求曰來求求賻交譏之也得其旨矣

宋公和卒

胡氏曰諸侯曰薨大夫曰卒五等邦君而書卒者周室東遷諸侯專享其國而上不請命故聖人因其告喪特

是也胡氏又曰魯宋盟會未嘗不同而三世不書葬治其罪也余曰非也桓公未葬而襄公會諸侯入春秋亦有陳子會溫之例何至并其父葬而削之乎襄公成公並無大罪所云治其罪者何罪也然則三世不葬者何也桓公成公魯或不會或史失之襄公死于泓為中國諱也

葬衛桓公

胡氏曰衛本侯爵何以稱公見臣子之不請于王而私

自謚爾余曰非也桓公文莊公莊公文武公即所謂抑戒睿聖者以是知衛之稱公久矣諸侯生從其爵卒則稱公此孝子慈孫之用心聖人所因而不革何謂請命不請命乎即使請命而天王亦不能以初封之爵稱之矣胡氏又曰失位而見弒何以為桓忠孝者不忍為也然嘗考之春秋衛侯完並無失德直以州吁有寵于先公而阻兵安忍其見弒也亦不幸耳豈有幽厲之惡而可以惡謚加之乎

州公如曹　寔來

一州公寔也以公禮如曹則書州公失國而不返則書寔以此見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一日而不以禮自强而古之帝王所以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者以此孟子斥紂為獨夫說者曰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為天子一日之間天命已絕則為獨夫縣州公寔之事觀之可見矣故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莊二十四年曹羈出奔陳夫忽羈皆君之世子君卒而國固其國也不能自立至

所烹尚稱曰公周天子之威既可以烹大國之君而已
忌豈容其不請謚乎陳起胡公申公世世謚公或曰陳
王者之後得謚為公然春秋止書陳侯不曰陳公也鄭
止伯爵桓公卒于未東遷之前當時禮樂征伐尚自天
子出何得不請謚而亦謚曰公乎然則死而謚公者乃
公侯伯子男之通稱矣桓侯之稱侯何也曰傳失之也
晉仇何以稱文侯曰晉自唐叔而後世世稱侯至武公
而始謚公也則命文侯而不曰公者仍其稱也

葬我君桓公

弒不書葬葬我君桓公譏莊公之忘父讐也傳曰讐在外者弒也

附錄

宋督弒君左氏曰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于惡故先書弒其君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左氏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而置其賂器于太廟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

賂章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穀梁以為桓不書王書王為正宋公與夷曹伯終生之卒又以為孔父父字也不名孔子為祖諱也皆曲說也

宰渠伯糾公羊以為下大夫非也

蔡人殺陳佗討弒君也公穀以為佗淫于蔡蔡人不知其為陳君也而殺之舛矣

焚咸丘魯地也書焚譏掩羣也公穀以為邾婁之邑

非也

宋人執鄭祭仲穀梁曰宋公稱人貶之也胡氏曰祭仲不名命大夫也曰執責祭仲也得其旨矣公羊以為賢祭仲為知權何居且自反經合道為權之說出而世儒始有決裂名檢以濟其私者

突不書鄭突不當有鄭也忽書鄭忽當有鄭也當有鄭而名之何失國之辭也知突不當有鄭則庶孽不可萌奪嫡之心知忽以失國而書名則人君不可不

自強于為善

春秋質疑卷二

春秋質疑卷三

明　楊于庭　撰

莊公

不書即位

父仇未報正人子枕戈嘗膽之時而莊公且訑訑焉為之主王姬為之伐同姓為之狩于禚其忘親事仇亦已甚矣削不書即位譏之也胡氏以為内無所承上不請

氏以為異于太王之去豳而不知太王國于邊方空濶之境雖經屢徙尚可立國春秋之世尺地一民莫不有主紀侯徙將安之執此以責紀侯則又泥矣上書紀侯大去其國而下書齊侯葬紀伯姬正所謂不沒其實甚齊侯之暴于逼紀也閔公弑書公薨而下書夫人姜氏孫于齊公子慶父出奔莒聖人之書法類如此至如葬紀伯姬則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胡氏譏之備矣

欽定四庫全書

齊人取子糾殺之

糾稱子胡氏以為不當殺也甚齊桓也然則魯無畏乎

穀梁曰言取病内也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乎

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是為公病矣

同盟于幽

許男男也而叙于滑伯滕子之上可見春秋以强弱大

小為班不復知有先王之爵矣聖人因而書之盖傷之

也又况滕子稱子距朝桓者已三十餘年何得以一事

之失而誅及其子孫乎後倣此

郭公

郭公何曰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及夏五郭公見聖人之闕疑也必以郭公爲郭亡而膚引齊桓公問父老之說非余所敢知也

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齊稱人貶之也以王命伐衛正也取賂而還非伯討矣故貶而稱人胡氏以爲將卑師少者非也

後有夏𨒊夏區夫豈皆飲酖而許立者吾姑存疑焉

附錄

紀侯大去其國公羊曰不言滅爲齊襄公諱也何諱乎復讐也何讐乎紀侯譖哀公烹乎周九世矣九世可以復讐乎雖百世可也余曰不然季文子欲逐公孫歸父也臧宣叔怒曰當其時弗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先王之罰罪人不孥九世而以讐報非矣

糾不係之齊不當立也穀梁以爲當可納而不納齊

變而後伐故惡内也非也

宋萬弒君胡氏曰太宰督亦死于閔公之難而不書身有罪也是也惠伯死于子惡之難而亦削而不書非君命也非也子惡不書弒為國諱也既諱子惡則不得不併惠伯諱之矣惠伯何譏焉

鬻拳兵諫目為愛君陋哉左氏之見也自此說一倡而後世有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而託之乎忠者

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曹劌之諫如齊觀社也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之大惡無乃不可乎御孫之諫刻桓宫桷也男贄玉帛禽鳥女贄不過榛栗棗脩男女同贄是無别也御孫之諫宗婦覿用幣也左氏備矣

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與郭公上下不相蒙也公穀以為赤即郭公謬哉論也以曹殺其大夫而不名為曹羈諱則又舛矣

大夫如他國未有書所為者曰公子友如陳葬原仲譏私交也公穀以為避公子慶父公子牙之難故有所託而如陳謬也

紀叔姬一亡國婦耳歸于酅書卒書葬書紀侯失國猶書大去其國而不名也齊襄公逐人之國夷人之社稷亦云暴矣而內亂禽獸行書會書享屢見于經南山載驅詩又屢刺焉其後卒死無知之手比之紀侯紀叔姬所得孰多則信乎齊景公之富不如夷齊

春秋質疑卷三

以庶子而通其嫡母此何等事也而人可强使之者乎又豈有身為君夫人母儀一國而人可强使與子姦者乎左氏曰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强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則齊東野人之語也

可也既歸于魯則子無絶母之義不得不以小君葬之矣余謂哀姜之事與文姜異文姜雖與聞乎弑而諸侯未聞有討之者莊公親其子也父薨之後又二十有二年而後薨則雖欲不以小君之禮葬之不可得矣哀姜奔邾不還義與廟絶齊侯名而殺之于夷諸侯已不聞者僖公雖厚于嫡母取而葬之足矣何必隆之以小君之禮而祔食于太廟乎故經書齊人以歸譏齊也葬我小君哀姜譏魯也唐張柬之討武氏之亂先儒謂宜執武

后于太廟數其罪而賜之死余嘗非之以為中宗親其子而五王又中宗之臣此莊公所不得䘏文姜者也然繇斯以談亦足以證葬我小君哀姜者之為過矣

侵蔡蔡潰遂伐楚

胡氏曰書遂伐楚譏專也謂不請命于天子也伯主之專久矣若以為譏則召陵盟楚何者而非專乎然則書遂者何也大桓公之伐楚也蔡黨于楚因其嫁蕩舟之姬之釁而合諸侯以侵之蔡潰而楚巳披其黨矣于是

遂聲楚罪而致伐焉所謂以小為大有名之師也故春秋大之至其不請命于天子則桓之所以止于桓而仲尼之徒之所不道也

許男新臣卒

卒許男常事爾以為不卒于師于會而並歸為不知命則臆說也

晉人執虞公

傳曰不書滅不與滅也其曰晉人執之者猶衆執獨夫

于先公也若曰成風則成風薨于文公之四年此時尚亡恙縱立以為夫人何曰用致

齊侯小白卒　葬齊桓公

入春秋而王室之衰甚矣然而桓王伐鄭則三國從之四國伐衞納朔則王人子突救之雖不得盡行其志而餘威猶存也宰咺之賵凡伯南季宰糾仍叔子之聘榮叔之錫以魯一國觀之則所以羈縻天下者可知是諸侯猶藉王命以為重也則天子之于諸侯猶未截然扞

敵僖公又甞盟于薄釋宋公則决非恝然于襄公之葬而不使使者其為傷中國亡疑也

天王出居于鄭

天王出既赴告于魯則其入魯未有不知之者也然而不書者何也削之也何削乎削晉文公之納王也何削乎納王納王臣子之常分也而文公振振然矜之于是乎請隧而不與也則又多受田于周至于俘天子之親姻而不顧故仲尼以為不足書也

公會諸侯盟于宋

不曰會楚子而曰會諸侯諱之也何諱乎存中國也

執曹伯　執衛侯　圍鄭

甚矣二伯之忮也以不禮而滅譚以不至而滅遂以一語不協而執轅濤塗伐陳侵陳者齊桓也以觀駢脅而執曹伯畀宋人以不假道而執衛侯使酖之以不禮而圍鄭者晉文也甚矣其忮也宋藝祖有言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此王者之量王者之言也

其効彌速道彌卑功彌高事彌譎矣雖然桓公没而國
大亂晉為盟主百有餘年何也齊桓内嬖如夫人者六
五公子爭而晉文之齊姜賢杜祁又賢以君故讓偪姞
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其家法勝也齊孝庸
鶩盟楚于國伐宋伐魯失其據矣晉襄之畧不減于文
既退三强諸侯畏服靈成景厲代爭諸侯悼公蕭魚幾
于王道其嗣述勝也管仲死齊無人焉晉則狐偃趙衰
先軫隨會郤鈌欒書韓厥知罃魏絳之徒代不乏人師

管仲之言曰江黄遠齊而近楚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其後楚人卒滅黄滅江而中國末如之何也使王者處此則必修文德以來之不至好大喜功而貽禍與國矣

許男卒劉敞引檀弓曰國君即位而為椑歳一漆之以是知死者古人之所不諱所謂生寄也死歸也漢世猶有古意賈誼上文帝書曰萬歳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嗚呼于今亦罕矣雖然今制上即位

即營山陵亦即位而為梩意也

楚伐許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歸之有諸乎曰否好事者為之也按尚書微子若曰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父師若曰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蓋微子

泓之戰文王之師不過是也皆紂之紂者也

鄧祁侯不殺楚文王楚卒滅鄧楚成王不殺晉重耳晉卒敗楚然則三甥子玉之言是乎以楚之强而鄧殺其君其勢未有晏然而已者即殺重耳晉其無君乎楚子重耳死天下之為楚子重耳者何可盡殺也三甥子玉不勸其君以修德自强而區區殺其所忌亦末矣

齊人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受命于柳下惠于是

柳下惠不知其年然業已為魯人所推重矣自此距
會于商任而孔子生之歳八十有三年孔子長而交
于四方則距柳下惠盖百餘年也孔子安得與柳下
惠為友而盜跖又安得侮孔子哉莊周載盜跖篇余
以為此非莊子之言也後人偽為之也
楚殺子玉說者以為晉再勝而楚再敗也然而敗軍
之將于法應誅楚所以抗衡中國狎主齊盟者以此
故城濮一敗即殺子玉泜水一退即殺子上鄢陵一